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研究

崔澜骞, 姚本先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RSS)和生活满意度指数 A(LSIA),以 279 名新生代农民工为被试,对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的状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月收入、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社会支持及其三个维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呈正相关。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2)04-0041-04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new generation peasant-workers

CUI Lan-qian, YAO Ben-xian

(Psychology Department,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279 new generation peasant-workers with questionnaire of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R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dex A (LSIA). The results indicted (1)The scores of the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were below the medium level.(2)The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new generation peasant-worker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arying degrees, while the scores among gender, age, marital status, income and education were difference.(3)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new generation peasant-workers.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peasant-workers; social support; life satisfaction

根据全国总工会课题组的界定,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16岁以上的具有农业户口的进城务工人员”。^[1]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问题,学者们作了较多研究,见仁见智。陈世平等认为,作为一种主观体验,农民工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农民工个体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满意程度,是衡量其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2]郭乙辉、李国珍等对农民工整体或某区域范围内农民工群体的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后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市“金字塔底层”,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呈明显的代际特征,所以他们依照自己选择的标准对一定时期的生活状况进行总体性认知评估,致使其满意程度也会呈现一定的代际差异。^[3-5]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缓解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因素。它是影响

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尤其对个体发展、行为表现及倾向的影响更为深刻。许传新、阳信生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是指其获得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他们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可以提高其社会适应性。^[6,7]

鉴此,笔者基于心理学视野,探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以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身心健康和职业发展,解决其认同感和归属感问题,改善生活状态并最终更好地融入城市等提供参考。

一、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的评估

研究采用随机取样法,选取北京、深圳、西安、合肥四个城市的320名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回收问卷293份,有效问卷为27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7.2%,符合统计研究的要求。在选择被试时,特别将其与普通农民工进行了区别。收集的人口基本特征资料如表1。

收稿日期:2012-05-06

作者简介:崔澜骞(1987—),女,陕西凤翔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社会心理研究。

表1 调查样本人口变量特征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173	62
	女	106	38
婚姻状况	已婚	42	15.1
	未婚	237	84.9
年龄	80后	225	80.6
	90后	54	19.4
月收入	1500以下	44	15.8
	1500-3000	194	69.5
	3000以上	41	14.7
受教育程度	初中	103	36.8
	高中	80	28.7
	大专及以上	96	34.4

社会支持分析采用肖水源 1986-1993 年用多轴评价法设计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RSS)。该量表有 10 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社会支持总分由三个维度的分数相加而成,分数越高,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总量表及三个维度的 α 系数均在 0.698-0.775 之间,具有较好信度和效度,能较好反映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8]

生活满意度分析采用 Neugrten 等 1981 年设计的生活满意度量表(Life Stisfction Scles)中的生活满

意度指数 A(LSIA, Life Stisfction Inex A),共 20 个条目,其中 3、5、7、10、14、17、18、20 为反序记分项目。计分越高,满意度越高。本次测量的 α 系数为 0.738。国内外已有研究中,均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9]

在进行量表施测的同时,获得被试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月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资料。采用 SPSS15.0,运用方差分析、相关等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由表 2 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总分为 37.58 ± 6.09 ,与全国常模相比,总体水平偏低;生活满意度总分为 9.75 ± 3.48 ,处于中等偏低水平。

从总的得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日益激烈的职业竞争,繁重的高强度工作,缺乏心灵关怀的企业氛围,自我发展意识和市民化意识有所增强,使得他们对于人际关系十分淡漠和疏远,导致社会支持(37.58 ± 6.09)得分偏低。同时,由于工作生活节奏快、同工不同酬、对社会期望值较高,但回报并不高,这使得他们的心理落差大,形成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和社会不公平感。另外,社会阅历浅、抗压能力差、心理脆弱等自身问题进一步增加了其挫折感和孤独感,导致其生活满意度(9.75 ± 3.48)较低。

表2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得分的平均分和标准差(M±SD)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社会支持	生活满意度
性别	男	2.74±0.87	2.76±0.56	2.40±0.59	37.60±6.48	10.30±3.78
	女	2.85±0.79	2.67±0.42	2.49±0.57	37.44±4.88	9.09±2.84
	F	0.919	3.917	0.287	5.156	10.201**
年龄	80后	2.81±0.84	2.80±0.52	2.44±0.55	38.19±5.85	10.21±3.52
	90后	2.67±0.83	2.47±0.41	2.40±0.71	34.85±5.45	8.31±2.93
	F	0.298	3.025***	10.124	0.628***	6.084***
婚姻状况	已婚	3.18±0.94	2.96±0.44	2.39±0.56	40.38±5.11	10.14±2.92
	未婚	2.71±0.80	2.70±0.52	2.44±0.59	37.04±5.92	9.79±3.59
	F	3.905**	0.549**	0.245	0.768***	1.867
月收入	1500以下	2.67±0.84	2.58±0.49	2.44±0.63	35.95±6.65	8.95±3.21
	1500-3000	2.86±0.82	2.74±0.53	2.44±0.60	37.82±5.98	9.84±3.58
	3000以上	2.53±0.90	2.88±0.43	2.40±0.45	37.87±4.44	10.82±3.17
	F	3.107	3.934*	0.088	1.891*	3.098*
受教育程度	初中	2.77±0.75	2.57±0.46	2.37±0.61	36.04±5.56	8.68±3.14
	高中	2.71±0.92	2.82±0.42	2.58±0.56	38.41±4.98	10.71±3.13
	大专及以上	2.84±0.87	2.84±0.59	2.38±0.56	38.41±6.69	10.36±3.83
	F	0.567	8.471***	3.568*	5.357**	9.723***
	M±SD	8.34±2.52	21.90±4.10	7.30±1.75	37.58±6.09	9.75±3.48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①***p<0.001, **p<0.01, *p<0.05,下同。②本文采用的LSIA量表是生活满意度指数,没有分维度,只看总体得分

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的分类比较

不同性别、婚姻、年龄、月收入、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评分均有显著性差异(表2)。从性别来看,社会支持及三个维度没有显著差异,女性生活满意度高于男性;从年龄来看,80后的主观支持、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均显著高于90后;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均高于未婚的,但是婚姻状况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从月收入来看,月收入高,主观支持、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也会处于高水平;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学历越高,获得的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就越高。

在人口特征变量上,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得分均有显著性差异。这与李树茁(2007)^[10]、刘电芝等(2008)^[11]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从性别角度来分析,生活满意度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符合中国“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思想。这使得大家对男女性别角色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期望,男性需要承担更多的来自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而依赖性与归属感较强的女性相对于男性,其所需承受的压力就较小些。从年龄角度来分析,相对于80后的农民工,90后的农民工的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干扰,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且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并存在较大的变数。这往往会使90后的农民工内心真正感受到的关注减少。因此,90后感受到的主观支持、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水平低于80后的农民工。从婚姻状况角度来分析,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和交际脉络,周围环境也处于逐步稳定的状态,增加了心理归属感。另外,家庭成员的心理相容和支持也会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从月收入角度来分析,月收入少于1500元的主观支持、社会支持明显低于月收入多于1500元的,但月收入处于1500—3000元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与月收入超过3000元的却没有显著差异,这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与郭永玉(2010)总结出的“收入与幸福之间的曲线关系”^[12]一致。即低收入水平下,增加收入会导致

幸福水平的显著提升,当收入一旦达到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之后,生活会被社会比较、适应和欲望等心理因素削弱,就会更加注重心理收入。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受学校教育的程度越高,机遇就会多一些,获得的主观支持、社会支持较学历低的同龄人也会多一些。张羽等(2007)研究发现,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可以得到满意的工作,提高控制感,并更好地获得婚姻及其他形式的社会支持,这一切都有利于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13]而高中学历和大专以上学历之间未出现显著差异,主要是由于本次被试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而导致取样不均衡。

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

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显示(表3),新生代农民工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 r 和 p 值分别为: $r=0.254, p<0.01$; $r=0.428, p<0.001$; $r=0.218, p<0.001$ 。可见,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均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总分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 $r=0.427, p<0.001$,呈中度正相关,即社会支持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也较高。这些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及其三个维度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都达到显著水平,且有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此外,主观支持这个维度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系数 $r=0.827, P<0.001$,呈高度正相关。

表3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及三个维度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社会支持	生活满意度
客观支持	—				
主观支持	0.204***	—			
支持利用度	0.258***	0.162**	—		
社会支持	0.644***	0.827***	0.518***	—	
生活满意度	0.154**	0.428***	0.218***	0.427***	—

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如果拥有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使其获得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也就是说,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提高生活满意度。反之,个体缺乏社会支持,社会关系就容易孤立、疏离,从而导致生活满意度低。

个体面临的压力源不同,社会支持通过社会联系产生的感受和利用度也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了来自于家庭、朋友、同事、社交媒体、团体组织等直接的或间接的支持,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可见的有力支持,是被认同和接纳的体现,是他们情感上可以体验到的支持。这种情感体验就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与理解的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联系。当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生理等各方面需求在群体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时,能够提供社会支持的社会群体就会带给他们安全感和幸福感,进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可见,来自于主观感受的支持,可以缓冲外界对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然而,有些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可以获得支持,但却拒绝他人的帮助,这就体现了他们并不善于运用社会支持来改变自己的现状。

本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月收入、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社会支持及其三个维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呈正相关。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可通过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升文化教育程度、增强技能培训、改善工作薪酬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同时,也可以通过来自于家庭、社会、舆论媒体等多方面一般性或特定性的支持行为,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支持系统的积极体验,从而间接地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参考文献:

- [1]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EB/OL]. www.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2010-06-21.
- [2] 陈世平, 乐国安. 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心理科学, 2001, 24(6): 664-666.
- [3] 郭乙辉. 在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以嘉兴市为例[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8.
- [4] 李国珍, 雷洪. 互动论视角下的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研究[J]. 南方人口, 2011, 26(3): 25-34.
- [5] 李国珍. 武汉市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调查[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25(1): 47-50.
- [6] 许传新.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学术探索, 2007(3): 58-62.
- [7] 阳信生. 当前我国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考——基于农民工“农民”身份的视角[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10(1): 8-13.
- [8]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订版[M].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出版社, 1999: 82.
- [9] 苏莉, 韦波. 壮族农民社会支持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2009, 25(9): 1120-1121.
- [10] 李树茁, 杨绪松, 悦中山, 等. 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80(1): 67-76.
- [11] 刘电芝, 马前广, 杨会会. 农民工社会认知状况的调查研究[J]. 心理科学, 2008, 31(6): 1373-1376.
- [12] 李静, 郭永玉. 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J]. 心理科学进展, 2010, 18(7): 1073-1080.
- [13] 张羽, 邢占军.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综述[J]. 心理科学, 2007, 30(6): 1436-1438.

责任编辑: 陈向科